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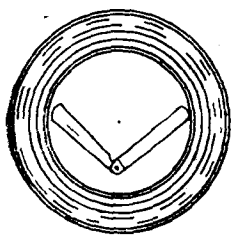
44.85
G L

379630

金剃刀

高 旅





金 剃 刀

高 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金剃刀》是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儿童中篇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江南水乡。小主人公是两个贫苦农民的孩子——大宝和小荣。小说通过对他们逐步投入民族解放战争的形象描绘，赞扬了他们的质朴、勇敢和机智，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群众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自动组织起来，同仇敌忾，与日寇汉奸进行英勇斗争的悲壮事迹。

本书故事曲折生动，笔调活泼细腻，富有民族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，适合青少年阅读。

金 剃 刀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05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6,000

书号 10019·3650

定价 0.53 元

这本书要讲些什么

我曾经在理发店当过学徒，所以和剃刀很有关系。那年是十二岁，现在算起来，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，那时你还没有出世哩。

你一点也不用着慌。我们的时代文明，二十几年来发展得很快，但是理发这件事，却并没有多大进步，还是逗留在手工业状态，没法子机器生产。直到现在，世界上还没有发明理发机。——如果有这种机器，把头塞进去，要什么式样就有什么式样，只要按电钮，咯嚓！不消半分钟就完结，那多省事！——现在理一次发要蘑菇一个钟头，真叫人闷得慌，不要说和二十几年前，就是和几百年前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分别。

我讲的主要就是我怎样去当理发店学徒。但事前我还发过大财，有几万块白花花的大洋，真是吓人！可惜一下子就完了。不过临了毕竟发了大财，金子就有两箱子。这都要讲。老实说，这些事是谁都会有兴趣的，不讲就太可惜了。

我当学徒的地方，是个小市镇，那家理发店没有招牌，只在窗沿上挂着一块又脏又硬的批刀布，给风

一吹，它就晃来晃去。事实上谁也不叫它“理发店”，干干脆脆叫它“剃头店”。进来光顾的人，十分之九是剃头——不折不扣，用剃刀把头剃得精光发亮。难道顾客多是和尚？那倒不然，不过是农民和工匠。

当然，我也学会了使轧剪，可以把头发推光；也学理西式头。可是“剃头店”还是“剃头店”，这是传统的称呼，没有法子。不象在大城市里，有很多新名堂，什么美容院，什么理发公司，什么美发厅之类，文雅得很。

剃光头的原因，大概只能由经济方面来解释。剃一个光头，只要一毛大洋，合铜元三十枚，用轧剪推光是一毛五分，西式头却要收两毛大洋。这是一。剃光头可以耐久一点，少则三十天，多则个半月，可以维持着。要是用轧剪推光，头皮上还乌簇簇的留着点儿，剃光头的要过五六天才达到这种程度。剃一次头可以省下五六天，积少成多，剃十次就省了五六十天，等于剃两次头的时间，差不多便宜了一个八折。这是二。至于剃光头之后，可以省却梳头搽油等麻烦，那当然更不在话下。

熟能生巧，我的拿手本事就是剃光头了。师父一开头就训练我使用剃刀，我的确也肯苦练。一把剃刀的功夫，着实有些考究，可以十八刀剃一个头，十八刀修一个面，一点不拖泥带水，这就叫手艺！你说现在的“理发师”能有这种功夫？我看找不出几

个。不过我也没有练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如果上溯到没有轧剪的时代，剃头的既然那么多，我们这一行手艺，功夫也的确全在一把剃刀上。

现在除开修面光胡子之外，剃光头的万不得一。头发是十分硬的，就是用热水泡过，肥皂揉过，也非绝顶锋利的剃刀不办，剃刀不比镰刀，剃头不比割禾稻，人是有知觉的，首先要剃得不痛，再则是不能割破头皮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其次才考究到十八刀，考究到剃得干净利落。所以修面剃胡子不稀奇，显不得真功夫，剃光一头又厚又浓的头发，才显得真功夫。

由此可见，那把剃刀实在非常重要。你现在能见到的，都是洋剃刀，半寸来宽，四寸来长，钢口十分好。我们那时也已用过，德国货，礼和洋行的，因为来价太贵，轻易不用它，平日总是用中国式剃刀，那东西的刀背很厚，三角式，钢口实在也不差，只是要天天磨。所以我一早起身，打开门板，第一件事就是磨几把剃刀。磨刀也有考究，有不少学问，这里且不必细说。

我本想拿十块大洋买一把洋剃刀，可是还没有满师，师父不肯给我买，也积不起钱来，只得一直用一把中国式的厚背剃刀，还是师父的。这也容易买到，只花五毛大洋。

我对它简直可以说是深恶痛绝。一块黑溜秋的铁，常常要磨，洋剃刀就不同，不大要磨，而且漂

亮，它遍身是发亮的。我讨厌那把中国式剃刀，也还有别的道理，因为我吃过它不少苦头。下面就要告诉你，我的二伯母怎样给我剃头，你就明白了。

二伯母怎样给我剃头的故事

我最怕剃头。每剃一次头，就要哭一次。那不是剃头，简直是上刑罚。因为那把剃刀实在太钝，我看已经用了一百年；而且，二伯母的手法也太僵硬，一刀刮下来，好象割禾稻，我的眼泪就憋不住，不断地滴，直到剃得一丝不剩。

我捧着那只柳条小斗，原来是盛南瓜种籽用的，这时，把它倒出来，暂时拿来装头发。颈子里围着一条二伯母烧饭用的青布围裙，又破又烂，大约已经用了一千年了。

“吃了年夜饭，就是十二岁，剃头还哭！”二伯母说。

“又不是哭，眼泪憋不住嘛！”

“掉眼泪还不是哭？使劲憋住它，熬一下就是了。”

可是我没有办法，眼泪象粉丝一样，掉到柳条斗里。我心里不想哭，掉眼泪却是哭，哭总要掉眼泪的，这赖不掉。

剃了头，还有一桩坏处，别人会叫我“新剥芋头”，因此只得把破毡笠整天戴在头上，轻易不肯脱下来。天冷，还不要紧；要是在暖和的日子里，只好暴露着，那就糟了。

所以我不喜欢剃头。

这一回，我直赖了两个多月，还是十月里“小阳春”时候剃的哩，当然是剃光头，现在头发老实不客气地打毡笠四周钻出来，遮到耳朵上，钻到颈子里，足有两寸来长。一打开毡笠，只见乱蓬蓬的一团，象个鸟窠。

清早起来，看见二伯母在磨剃刀，知道事情不妙，赶紧往牛棚里去。我不是逃避，可以赌咒，我到牛棚去牵牛。这时虽然是腊月，可是这年立春来得早，青草已经在葆芽，二伯早叫我牵去放放青，这是非常堂而皇之的事，远远地往南湖边上一跑，她就找不到了。她的事情又忙，一滑就是十几天，再拖一个月也不稀奇，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。

“大宝，哪里去？”二伯母站在檐前，举着剃刀喊。

“牵牛放青去。”我知道逃不掉了。

“来，剃头，快些，我还要上城卖鱼哩。”

“那就卖鱼去吧，二伯叫我放青去的。”我拿二伯来搪塞。

“不管他，要过年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快来剃，剃了

再去！”

“我不剃。”我准备逃走，可是听说“过年”，那倒是一种诱惑。

“不要逃，我跑不过你，不剃，今晚给你吃一顿硬柴！”

“吃硬柴”是二伯母的最后手段，她凶得很，说得出口，轻易也不说。“吃硬柴”时我虽然不哭，可是那到底有些痛；再则是“过年”那回事，过年可以放鞭炮，还有“压岁钱”，可以大吃几顿，可以到城里去玩，恐怕不先吃这场苦，就很有些对不住。我一脚踏在牛棚里，一脚踏在牛棚外，正在犹豫，还没有下定逃跑的决心，二伯母已经奔到我背后，夹颈一把揪住，拉了就走。

二伯母抢夺似的，脱下我的毡笠，掳在地上，把我的头往一盆滚热的水里使劲捺下去，我痛得直喊：

“你在杀猪呀！”

“杀猪？看你，猪比你干净三分哩！”

二伯母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肥皂往我头上涂，揉了几揉，说道：

“自己揉，多泡泡，等一会剃起来就不会痛。”

她又去嗤嗤的磨剃刀，我把头发乱揉一气，给滚热的水泡了几下，头皮也麻木了，再也不觉得烫，二伯母又给我涂上肥皂，把她的青布围裙脱下来，围

在我的颈子里，
叫我坐在户槛
上，向着太阳，一
只小柳条斗塞到
我手里，就硬手
硬脚地干起来，
在我头上刮第一
刀。她知道我会
叫，所以先警告
我：

“不许叫！”

“不叫。”

一刀刮下，
我的眼泪和肥皂
水一起往小柳条
斗里掉，我以为完全是我的眼泪。她把头发放在小
柳条斗里，还说：

“你看，你一个头就可以肥一亩田了！”

我含着泪往下看，只见头发根上有好多泥垢，还有些血，又割破了，真是了不得！不错，我们用头发做肥料，二伯剃下来的头发，也好好地留着，到做田的时候，一起往地里埋。毫无例外，二伯母给二伯剃头时，也一样要割伤好几处，流出血来。

好不容易，剃好了头，刑罚完了，她把刀一抛，叫



我收拾，还叫我自己洗头，她看看时候已经不早，赶紧要上城，她提起一大篮鲫鱼，一小篮塘里鱼，飞快地走出村子去了。

我本不想再洗头，因为怕生癞痢，只好再去洗一回，看看那把钝剃刀，痛恨到极点，我早已要求二伯母，买把锋利的新刀回来，可是她不肯，现在再也忍不住了，我牵牛出去的时候，干脆把它丢到了村后的小河里。

把拔棺材钉和打水濠子的 好朋友介绍给你

这条小河，我们叫它后浜。对河是后村，可以打一条石板桥上走过去。如果不到后村去，向西走，可以到西村；向东走，经过一片坟地，一座马尾松林，就到南湖边上。这一带都是我们上林村和后村种的地。现在都种着小麦，一丛一丛，扁扁的，躺在地里。田沟里，还有田埂两边，种满了蚕豆、豌豆，经过了严冬的霜雪，叶子都冻坏，枯萎了，现在正冒出新叶来，蚕豆的两片嫩叶，象小巧的翡翠嘴唇，豌豆却还没有拔新苗，它怕冷哩。立春之后，真是一切都不同了，空气潮湿，吹来的风，夹着青草味，连我也要咽唾沫，难怪水牛在栏里很不安生。当时我牵着它走出来，

它的脚步很轻松，仿佛知道我要带它到一个绝妙的地方去，不防有一个声音在隔河叫我：

“大宝，丢了什么东西到河里去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可是看不到人影子。一会儿，一个孩子打船棚里钻出来，原来是后村的小荣，好朋友。我本来同他约好，大家不扯谎，对别人可以扯谎，现在要不要对他扯谎呢？哈！要。暂时扯一扯，过两天，过一个月，或者过一百天，再向他说实的好了。要是忘记了呢？就不管，那不关我的事，谁叫我忘记的呢！

“没丢什么，丢石子玩罢咧。”

“你扯谎！石子怎么会弯的？”

“怎么没有弯石子？马上找块给你看看。嗯！先不要打岔，我问你，你躲在船棚里干什么？”

“找你呀！看见你二伯母走了，就要来找你，不知道二伯在不在，我守着，看见你鬼鬼祟祟，把弯石子往河里丢。”

“不讲弯石子了，你叫我玩什么？”

小荣就在袋里掏，掏出三只铁钉来，锈得很厉害，有一只已经磨得光光的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不扯谎！”小荣说，“坟地里捡来的。”

“坟地里哪有钉捡呀？”

“不，我扯谎了，拔的。”

“啊呀！要死了，你去拔棺材钉！鬼要找你的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来不及管他了，我立刻一把抓在手里，这无论如何是一件新鲜事，从来没有想到那些破棺材板上，有钉子好拔，这很好玩。

“找块沙石来，给你磨光它。”

“你们有铁镢头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西村的老胡铜匠才有，茅港镇上的铁匠也有。”

“镇上太远了。”

我不知道小荣为什么要镢头，原来小荣要用棺材钉打几把小刀。他的鬼主意可多得很。他告诉我一个计划，他知道这时该有马兰头生出来，现在还没有人动手去挑，希望我们赶紧挑它几篮，好到城里去卖，一篮可以卖五个铜子。

“你真是糊涂蛋，现在刚出市，就可以卖贵些，以后就不行了，只能卖两个铜子。”我很想有几个铜子放在袋里。小荣是个财迷，一直想发财。他既然不扯谎，很够朋友，我就很抱歉，觉得应该把刚才扯的谎向他说实。

“先别忙，你猜猜看，我刚才丢的弯石子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说是弯石子嘛！弯石子就是弯石子。”

“弯石子不就是弯石子，你猜！”

“见你的鬼，我怎么猜得到？”

“我可不是对你扯谎，我说弯石子就是要你猜的。”

“猜不到，你快说，扭扭捏捏，我们就不是好朋友。”

“我才不扭扭捏捏哩，告诉你吧，那是一把旧剃刀。我知道你猜不着的。”

“怎么猜不着？我早说是弯的嘛。——咳！你这人真是糊涂蛋，旧剃刀正好挑马兰头，为什么丢了？我下去摸！”

小荣说着，已经脱下衣服，他叫我给他把风，赶紧钻到船棚里，见两边没有人，就往河里跳。真有的，穿着棉袄，给风吹着还发抖，他却泡在水里。他打了两个水濛子，就把剃刀摸到了。我想，我如果不怕冷，我也摸得到。他躲在船棚里，牙齿打战，冻得嗤嗤叫，穿好衣服，然后一同牵着牛到南湖边上去，把牛拴在一棵枯柳上，又一同飞奔到西村去找老胡铜匠。老胡铜匠正戴了眼镜在锉铜锁，抬起头来，说道：

“你们又来了，做什么？”

“我有钉子，要打几把小刀。”小荣说着，鼻子有些发塞。

“挑野菜去了吧？好，我给你们打，拿来。”

我们高兴得发跳，我立即把三只棺材钉授给他。
老胡铜匠眯着眼看了一会，就叫起来：

“小鬼！要死了！年夜里，你们来倒我的楣！哪里来的棺材钉！”

小荣的眼睛眨得飞快，他的手也快，立刻抢回了三只钉，我们拔起脚来就逃。

决定要在坟洞里变出 一把金剃刀来

我们一直跑到南湖边上，跑得浑身大汗。恰巧有条小火轮在湖里驶过，冒着浓烟，湖面上漾起两道亮晶晶的水线，象拖了一道尾巴，那是开到上海去的班船，我们就向它挥手，大叫了一阵，连那头水牛也抬起头来看。

我们看到这条轮船，就会想到上海，想到去看“大世界”的“哈哈镜”，可惜没有钱，更没有发财。小荣老是说：

“真是糊涂蛋，到了上海才好发财哩！”

这个问题，我们已经计议了不止一次，财总是想发的，但不知到底先发了财才去呢，还是去了再发财。水牛一声不响，起劲地啃着地，它一点也不知道，二伯正想卖掉它哩。卖掉了当然就有钱，可惜我

拿不到。不错，二伯和二伯母都不给我钱，想买一支竹笛也没法子，如果我明天发了财，准定也不给他们。前年大旱，插下去的稻秧变了茅草，一粒谷也没有收，二伯背了一身债，直到现在，算来算去，只有卖了它才能还清。卖掉就卖掉吧，我也省得再来放它，老是放牛，真没劲！

现在最担心的是老胡铜匠，不要这老家伙去告诉二伯母和六婶娘。六婶娘就是小荣的妈。可是小荣很放心。

“不会告诉的，老胡铜匠是好汉，告诉了还成好汉吗？”

这说得对，老胡铜匠是好汉。别看他年纪老，到了划龙船的时节，他还在“堂船”上练武艺，抛起石锁来可有本事，一下子抛得老高，扑的一下，却落在他的拳头上，还叫它在拳头上翻筋斗。他的儿子小胡铜匠也是，他会使十八路梅花枪，还会打抱不平。可惜最近不大见面，老是挑着一副铜匠担在城里晃，——磬拆！磬拆！担上的铜片这样响着。小胡铜匠的女儿金花，却没有本事，老胡铜匠和小胡铜匠做田的时候，连秧也不能帮着插一下，她才八岁哩，她只会哭脸，真没劲！老胡铜匠既然是好汉，那就完全可以信任他。好汉就是侠客，侠客就不会害人，可不是？

“我们就派他做‘北侠欧阳春’好啦！”小荣说。

小荣的主意真多，我也不肯少一点，要派小胡铜匠做“南侠展昭”。

“那么‘五鼠’是谁呢？”

“啊呀！你真是糊涂蛋。”现在轮到我来叫他了，他老喜欢叫人糊涂蛋，“我们做‘五鼠’呀！”

小荣也同意。我想出了新主意，更加高兴起来，觉得事情很美妙。可是我们只两个人，怎能算“五鼠”呢？小荣有办法，说可以派。——对啊，我们只管派好了。小荣已经做过“翻江鼠”，不是吗？他刚才还打过水漂子，不过他觉得时令不对，天气太冷，应该做“入地鼠”，他想起了坟地上的猪獾洞，于是我派自己做“穿山鼠”，希望能够一同钻到洞里去，把猪獾捉出来。

小荣的哥哥大荣十八岁，在大海船上捉鱼，他会爬很高的桅杆，那当然是“钻天鼠”。“锦毛鼠”呢？那就派金花做好了。

“她是女的，怎能做‘锦毛鼠’？又只会哭脸。”

“不管不管！抵抵数好了。”小荣说，“现在我们要紧玩‘五鼠闹东京’，来不及了。”

我们立刻奔到坟地上，果然看到一块烂棺材板，小荣说是打猪獾洞里拉出来的。我们早就注意这个洞，以为藏着猪獾，其实是一个坟洞。于是用烂棺材板捣了一会，希望弄到第二块烂棺材板，再拔几只钉，可是这洞深得很，捣不到什么。我们本想放大胆